

洛水◎著
LU SHUI ZHU



2
魔刹妖王
ZHU SHUI

史上最好看的热血幻想小说

看过根本停不下来！

著名幻想作家**洛水**封神之作

嬉皮小混混踏入神秘北境，冒险环环相扣，危局一触即发！

我虽然是个小混混，却不甘认命；北境霸主路，由我不由天！

这辈子，我绝不卑微地活着；只要永不言弃，我就能战胜自己的命运。

洛水◎著
LU@SHUIZHU

知北游

2

魔刹妖王

ZHIBEIYOU MOCHAYAOWANG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北游. 2, 魔刹妖王 / 洛水著. -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438-7556-2

I. ①知… II. ①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2053号

知北游2魔刹妖王

著 者 洛 水
责任编辑 夏光弘
特约编辑 施俊杰

总 策 划 周 政
执行总策划 杨翔森
封面设计 罗 艳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15年05月第1版
2015年0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33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7556-2
定 价 26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营销电话: 0731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

第四十一章 东西不能乱吃	. 001
第四十二章 比女人还美的男人	. 009
第四十三章 让我欢喜让我忧	. 018
第四十四章 前世的仆人	. 024
第四十五章 妖不可貌相	. 032
第四十六章 过江	. 038
第四十七章 有朋自远方来	. 045
第四十八章 护花使者	. 055
第四十九章 我变小了	. 063
第五十章 安能辨我是雄雌	. 069
第五十一章 谁是老鼠谁是猫	. 076
第五十二章 挖地三尺	. 083
第五十三章 一回生二回熟	. 092
第五十四章 每个人都有秘密	. 098
第五十五章 破釜沉舟	. 110
第五十六章 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	. 119
第五十七章 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	. 126
第五十八章 梦	. 133
第五十九章 亲爱的宝贝	. 138
第六十章 胜利大逃亡	. 145

第六十一章 舍与得	. 153
第六十二章 玩的就是心跳	. 160
第六十三章 由技入道	. 167
第六十四章 过五关，斩六将（上）	. 176
第六十五章 过五关，斩六将（中）	. 183
第六十六章 过五关，斩六将（下）	. 190
第六十七章 两头追杀	. 200
第六十八章 瞬息万变	. 209
第六十九章 能骗就骗	. 214
第七十章 轮回	. 221
第七十一章 送上门的女儿	. 230
第七十二章 噩梦醒来迟	. 237
第七十三章 神树秘径	. 241
第七十四章 逝者如斯夫	. 245
第七十五章 骑着老鼠去看海	. 253
第七十六章 最难消受美鱼恩	. 260
第七十七章 守炉子的守财奴	. 266
第七十八章 无量	. 273
第七十九章 真的还是假的	. 281
第八十章 得来全不费功夫	. 289

第四十一章

东西不能乱吃

四下一片寂静，无数目光落在我的身上。隔了一会，云大郎的声音幽幽响起：“林飞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你总算没有让我失望。”

一霎时，呼喊声像泄了闸的洪水冲涌。

“林飞来了！”

“林飞！林飞！”

人、妖们唾沫横飞，激动比划。面对咄咄逼人的魔刹天妖怪，他们心里都有些不满，希望我能挫挫对方的锐气。

众人纷纷闪开了一条通道，在路的尽头，云大郎远远地站着，乌发披散，像一个低头沉思的黑色幽灵。我笔直走过去，迎着周围一双双兴奋、惊讶、敬佩的眼睛，一直走到云大郎的对面站定。

“小兄弟，好久不见了。”蜃三郎似笑非笑，挥手和我打了个招呼。土八郎和水六郎对我怒目而视，其余几个妖怪一脸好奇地打量着我。

我给了蜃三郎一个白眼：“少跟我称兄道弟套近乎，我不吃这一套。看到我活蹦乱跳的样子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”

蜃三郎慢条斯理地道：“你不是我，又怎知我心里是失望还是欢喜？你切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你的君子之腹里面装的全是小人之心。”我反唇相讥。

蜃三郎微微一笑，毫不动怒：“小兄弟的言辞还是这么尖刻。”

我哈哈大笑：“逢人说人话，遇鬼说鬼话。碰到一只汪汪乱叫的野狗，说人话它怎么听得懂？”

四下里一阵哄笑，有人热烈鼓掌。我双手抱拳，洋洋得意地向四周揖了揖。蜃三郎嘴皮子很溜，但我也不含糊。

水六郎森然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临死还要乱嚼舌头。”土八郎眼中闪过一丝凶残之色：“何必老大出手？让我挖出他的内丹进补！”

云大郎一摆手，冷冷地道：“这是我和林飞之间的决战，无论胜负如何，你们谁也不许插手。否则休怪我翻脸无情。”

我心中涌起一丝钦佩之情，翘起大拇指：“魔主座下，也只有你像个好汉。”

身后掠来轻微的香风，海姬、甘柠真双双赶到。两人掀开斗笠，前者噘着嘴，埋怨地瞧着我，后者负手望天，神色一如冰雪般的冷漠。

“海姬！甘柠真！”人群又是一阵轰然。

我对海姬和甘柠真歉然一笑，不得已，把她们也卷进来了。海姬撒娇道：“你现在翅膀硬啦，也不听我的话了。你尽管打吧，反正别人担心死你也不会理的。”

甘柠真忽然道：“林飞有自己的主意，随他去吧。”

我微微一愣，向她望去，恰好与她的目光相遇。明澈的眼神清如秋水，虽然是淡淡一瞥，但似是瞧进了我的心里。

“林兄，可以开始了吗？”云大郎低垂着头问。

我点点头，回头对海姬和甘柠真大声道：“无论胜负，你们两个都不要出手帮忙。”我压低声音，挤挤眼，“不过活人不能让尿憋死，要懂得灵活变通。”

海姬噗哧一笑：“小心点。”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先发制人，以一个魅舞的姿势，双腿连环踢向云大郎。

云大郎头不抬，肩不动，向后平滑去，依然保持手捧黑包袱的姿势。黑色的丝带被身形带动而飘起，如舞动的毒蛇，一种妖异恐怖的气势无形扩散。

我心里禁不住哆嗦了一下。

下方突然传来清冽的歌声：

“慷慨一悲歌，为君壮行色！”

歌声像一抹雪亮的剑光，直插云霄。隐隐中，有金石清越之音。

我心头一震，目光掠过，暮波茫茫，甘柠真立在飘香河畔，雪衣飞扬，击剑高歌，眉宇英烈得如同一抹凄艳晚霞：

“激昂吞万里，
为君壮行色！
弦虽断，
歌不残，
直把山河腰斩！”

好一个为君壮行色！我顿时胆气一壮。

“啪——啪——”，海姬双臂高举一侧，清脆击掌，合着甘柠真的歌声，犹如嘹亮有力的战鼓：

“莫问是非成败。
哭也生死，
笑也聚散，
吾辈只尽欢。
纵使萧萧埋骨寒，
只说不离不弃！”

甘柠真风姿凛冽，歌声铿锵，一头漆黑的长发仿佛也在暮色中亮了起来。我只觉胸中一股豪气直冲头顶，大笑着，我冲向云大郎。那一袭在夜色中翻飞的雪白莲衣，海姬仰头凝视的深情眼神，将我心中最后一点胆怯，击得粉碎！

云大郎身形展动，再次闪开，我紧追不放，施展魅舞不断向他攻去。两人沿着河畔一路飞掠，再落到河面，复又冲上河中的星桂树。星桂花纷纷洒落，在黝黑的流水中溅起金灿灿的光焰。

云大郎始终没有还手，也腾不出时间还手，被魅舞暂时压制。我目光紧紧锁住他的双手，一旦对方去解黑包袱，我便立刻念出千千结咒。

“砰”，一棵星桂树被我拦腰打断，云大郎飘然落下，不等他落到河面，河中已经冒出一个傀儡水人，在我的操控下，恶狠狠扑向对方。而断折的星桂树也变成傀儡树人，前后夹击云大郎。

眼看就要得手，云大郎忽然黑袍张开，像一大片乌云罩住了傀儡树人和水人。黑袍激烈翻滚，再次张开时，傀儡树人、水人已经消失，仿佛被黑袍吞噬了。

我毫不气馁，连换了近百种法术急攻，四周不时响起人妖们的惊呼喝彩。直到此刻，云大郎都腾不出手去解黑包袱。

红焰熊熊，我一口三昧真火喷去，云大郎向旁横移，被我早就蓄势的魅舞候个正着。“砰砰”，我双腿划过美妙的弧线，准确击中云大郎的小腹。

就在同时，云大郎抬起头，一团白云从脸上涌起，弥漫全身。我的脚就像踩进了软绵绵的云团，虚不乏力。我急忙抽脚、后仰、倒翻，双臂斜斜撩起，再次击中云大郎，左拳暗含混沌甲御术，右拳化作一柄锋利的钢刺。

白云倏地一散，被混沌甲御术击出了一个小缺口，露出里面的黑袍颜色。不等我拳刺跟上，白云又闪电般弥合缺口，令我的拳刺落空。

“林兄小心了。”云大郎幽灵般从白云里浮出，一伸手，挑开了黑包袱上的黑丝带，速度快似电光火石，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。

四下里顿时一片惊呼，隐隐中我还听见水六郎的狂笑。

晶莹的光线闪过，我准备多时的千千咒结在同一刻打出，几十根晶丝倏地缠上包袱口，迅速打结。黑包袱还没有完全解开，又被晶丝重新系上。

黑包袱激烈涌动，里面的东西似乎竭力想钻出来，却被咒结紧紧系住。云大郎肩头微微一震，低喝道：“千千结咒！想不到林兄竟然学到了吐鲁番的不传之秘。”

“哈哈，你的黑包袱不管用啦！”我心花怒放，千千咒结果然有效！可亲可敬的吐鲁番！

一个个咒结不停顿地打出，像包粽子一样，严严实实缝住包袱口。我打蛇随棍上，默念千千结咒，要用咒丝绑住云大郎。

无声无息，透明闪亮的晶丝分别缠上云大郎的手脚，迅速打结。我顿时喜出望外，云大郎中了我的千千结咒，等于砧板上的猪肉。眼看云大郎四肢密布咒结，动弹不得，我趁机狠狠一拳击去。

“咄！”云大郎厉喝一声，咬破舌尖，猛然喷出一口鲜血。

还没打到就吐血，想博取我的同情啊？

眼前一花，一团白云倏地冒出黑袍，“哗啦”，我一拳击在空空荡荡的黑袍上，黑袍软软垂落，掉进河，被星桂树枝挂住，随水波摇荡。黑袍的袖口、裤管上还闪烁着亮晶晶的咒丝。

云大郎奇迹般消失在黑袍里！

糟了！我急速转身，一团白云正从背后扑来。云团犹如人形，有手有脚，还托着一只黑色的包袱，不用说就是云大郎。

不得已，我只能和他硬拼一记。“砰”，我被震飞出去，在空中连翻几个跟头，胸口气血翻涌。“咔嚓”，接连踩断了几根星桂树枝，我才勉强稳住身形。

“林兄的确心思机巧，用千千结咒系住了我的包袱，可惜我的妖术不仅于此。

即使不用它，也能和你放手一战。”白云里传来云大郎冷静的声音。

我强作镇定，施展羽道术飞到半空，与云大郎对峙。想不到连千千结咒也困不住他，难怪赤练火说云大郎的妖术远超我的想象。

“云大郎，你刚才这一手耍得不错嘛。”我故意慢条斯理地说废话，拖延时间，暗中调顺体内气血。

“林兄不用客套，为了施展金蝉脱壳的妖术逃离咒结，我不得不喷出精血，耗损自身元气，还被迫露出原形。林兄，你足以自豪了。”云大郎淡淡地道，白云猛地旋转起来，越转越快，再也看不清人形。

我头皮发麻，云大郎的原形难道是一团白云？

怪事出现了，随着白云旋转，空中的晚霞迅速散去，浮出一层层妖异的白云。本来天色已黑，现在夜空一片莹白。

这是什么妖术？

我急忙施展镜瞳秘道术，找寻云大郎。

还没找到他，白云激烈翻涌，已向我排山倒海般压下。一时间，四面八方，云团滚滚。“呼”，一团白云从背后冲来，我转身一拳封挡，触手处空空荡荡，心知不妙，紧接着，一团白云从头顶罩下，我仓促施展魅舞，身体向后仰去，勉强避开，白云里倏地闪出一个人形，双掌绵软如云，无声印上我的胸膛。

“砰！”

我口喷鲜血，摔下了飘香河。水花四溅，围观的人群纷纷惊呼。鲜血被河水迅速冲淡，我的胸口比水还要冰凉。

“小无赖！”海姬颤声叫道，就要冲过来，却被甘柠真拉住。

“不用帮我，我还能打！”我嘶声道，强忍疼痛跃起。

“林兄还能再战吗？”云层里传来云大郎略带惊讶的声音，我心知肚明，全靠体内的羽鼎云英，我才没受重创，但胸骨似乎断了一根。

“云大郎你没吃饱饭吗？怎么打人像搔痒？”我装得无所谓，目光扫过四周。重重叠叠的白云把我包围住了，由于镜瞳秘道术受视角所限，不能看到背后和上方，而白云一直在流动，所以很难发现云大郎藏在哪里。

白云千变万幻，再次向我涌来。有时虚幻，有时是云大郎的真身。我等于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在打斗。眼看形势不妙，我绕着星桂树，来回穿绕闪躲。“咔嚓咔嚓”，白云卷起一棵棵星桂树，连根拔起，四下很快变得光秃秃一片。

一朵流云从前方急速撞来，我运转镜瞳秘道术一看，只是普通的云团，便不

躲不闪。谁料到白云冲到面前，云团里突然多出一个朦胧的人影。我心中骇然，双掌急急击水，化作一个傀儡水人挡在身前。“哗”，水人被击得粉碎，我趁势后退，掠到了河岸上。

“好！”云团里的人影沉声喝道，忽地一闪，消失了。不等我喘口气，又有四朵白云同时向我袭来。一个人影在四个云团里来回闪动，像走马灯一样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

一拳击地，我使出六丁甲御术，六道拳影迎上四个云团，还游刃有余。四个云团忽然裂开，一变二，二变四，十六道流云前后左右，滚滚涌来，一道人影在十六个云团里轮流换位。

“砰——砰——砰”，我的背、胳膊、肩头频频中招，被打得在地上乱滚。幸亏我双臂化作钢盾，护住了心腹要害。

魔刹天的妖怪们纷纷狂笑，我咬牙爬起，把涌到喉头的一口血咽回去。云大郎神出鬼没，我连他的人影都摸不着，更别提施术攻击他了。

这一战，我已经凶多吉少。远处的海姬花容失色，甘柠真脸色苍白，手紧紧按在剑柄上。

一大片白云横卷而来，云中人影晃动。

这么挨打不是办法，我狂吼一声，拼了！我不躲不闪，冲向白云，运转龙虎秘道术和混沌甲御术，全力击去。誓要玉石俱焚，两败俱伤！

“小兄弟此举不妥，你的妖力和老大相差甚远，怎能硬拼？”蜃三郎的冷嘲热讽传入耳中。我心中一沉，知道他说得没错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轰”，我双拳击中白云，云团塌陷出一个缺口，我听到里面云大郎的闷哼声。与此同时，白云也结结实实撞上我的左肋。

一声痛呼，竟是从云大郎口中发出。白云停在我的左肋，忽地飘散、碎裂，露出藏在里面的一个模糊人影。

云大郎踉跄后退，白云凝聚的身体抖个不停，像是随时会融化的蜡烛油。

人群一阵哗然，海姬长长地松了口气。我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左肋竟然一点不疼。摸了摸，原来是放在那里的两颗魔虎眼珠，凑巧替我挡住了云大郎的一击。

“破风碎云！云大郎一定是云气所化的妖怪！魔虎眼珠正是他的天生克星！”月魂突然激动地道。

我又惊又喜，快速掏出两颗魔虎眼珠，随手一晃。魔虎眼珠闪闪生辉，雪亮的

光束刺穿了满天白云，露出蓝黑色的夜空。

“魔虎眼！”云大郎惊呼一声，不由自主地后退，一直退到河边。

“嘿嘿，没想到我还留了一手吧？”我自作聪明地把魔虎眼珠往嘴里一送，“咕咚”咽下肚。这么一来，云大郎再也不敢碰我了吧。

月魂呆若木鸡：“你做什么？谁告诉你这是可以吃的？”

我刚要说话，小腹忽然一阵刀绞般的疼痛，两颗魔虎眼珠在肚子里滚来滚去，滚到哪里，哪里就像被撕裂了一样。

月魂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这玩意能摧碎内脏啊！”

你不早说啊！我双手捂着肚子，痛得死去活来。愣了一会儿，水六郎率先醒悟，指着我不停狂笑：“这个蠢货把魔虎眼吃下去了！他死定了！”

云大郎一动不动地瞧着我，海姬已经忍不住，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，却被土八郎、蜃三郎两个妖怪截住厮杀。

月魂哭丧着脸：“林飞，你有什么临终遗言吗？需要什么木头的棺材？喜欢哪地的风水？”

我胸闷欲狂，我难道就这么死了？还是自杀的！这时，眉心倏地一热，沉寂许久的龙蝶内丹隐隐跳动，从丹田里，缓缓浮出了鼎炉。两颗魔虎眼珠还在腹内乱滚，鼎炉生出玄妙的感应，自动打开，把魔虎眼珠吸了进去。

鼎炉随即关闭，魔虎眼珠在炉内活蹦乱跳，震得鼎炉抖动，似乎拼命要逃出去。我一时福至心灵，想起丹鼎流秘笈的第七品《霜雪转》。这本秘笈我早背熟了，只是苦于体内没有炼丹药材，无法修炼。现在死马当活马医，索性把魔虎眼珠当药材。只要按照秘笈所述，将它们炼化成流转的霜雪，说不定能保住小命。

“素雪堕于上，玄霜节于下。霜雪天地气，以药得温汤。”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默念要诀，在众目睽睽下，大模大样地修炼起来。

飘香河畔，鸦雀无声，成千上万双目光聚集在我身上。

我静静而立，运转霜雪转心法，体内的羽鼎云英绕着鼎炉流动，犹如熊熊炉火，将魔虎眼珠慢慢炼化。但霜雪转的炼丹法和过去两本秘笈不同，并非简单地把药材熔化，而是讲究“凝霜雪于神炉”，其中特别提到一个“凝”字。也就是说，要使两颗魔虎眼珠如同沾在火焰尖的一点冰雪，尽管烈火炎炎，但冰雪不会融化。这一点我一直没弄明白，但现在生死攸关，不得不赶鸭子上架硬炼。

海姬和土八郎一伙打得不可开交，甘柠真突然跃起，左手挡住海姬，右手举起剑鞘一横一推，剑气逼得妖怪们纷纷后退，嘴里道：“海姬，先别急，看他的样

子暂时没事。”

海姬急切地向我望来，我冲她眨眨眼，故作轻松。这时候千万不能露出任何慌乱的表情，以免被云大郎看出问题。

云大郎站在原地，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向我慢慢逼近。我正修炼到关键时刻，连手指头也不敢动，生怕走火入魔变白痴。按照丹鼎流秘笈所述，一旦开炉炼丹，就必须成功，否则丹灭炉毁。

我暗自祷告，加快速度，体内的羽鼎云英一股脑儿涌向鼎炉。

云大郎在离我不足三米处，忽然停下来，问道：“林兄的举动真让人琢磨不透。既然有魔虎眼这样的宝贝，可以在这一战中占尽便宜，又为何自寻死路，将它们吞下？”误击魔虎眼后，他白云聚成的身形本已十分稀薄，现在又重新变厚，云气腾腾，越来越浓，显然蓄势待发。

“其中自有奥妙，只要你上来交手，就明白了。”我勉强开口说话，满脸笑容，尽量让自己笑得很奸诈。这一招空城计有点管用，云大郎大概怕我故意玩花样，踌躇着，暂时也不敢动手。

羽鼎云英越转越快，鼎炉内一片灼热，魔虎眼珠迅速融化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这么下去，铁定炼不成霜雪转。但又要用炉火炼魔虎眼，又不能让它融化，十分矛盾，试想冰雪投入大火，怎么可能不融化？我一时绞尽脑汁，也想不出该怎么办。

水六郎蓦地喊道：“这小子一定在死撑，老大，快点收拾他！”

我浑身冒汗，但越急越不行，鼎炉内开始沸腾，魔虎眼珠变得只有米粒大小，转眼就要完全炼化。

第四十二章 比女人还美的男人

云大郎倏地飘起，向我扑来，视野中一片白云无限扩大，将漆黑的夜空再次遮住。

“云大郎，试问冰在火尖，如何凝而不化？”我突然暴喝。

云大郎一愣，随口道：“形化意不化，取其神而凝之。”

哈哈！我明白啦！

我心头涌上一阵狂喜，轰然一声，鼎炉开启。魔虎眼珠在这一刻融化，但形虽散，意不化，又在下一刻凝结，化作霜雪二气，喷出鼎炉，一路沿着经脉直冲而下，将羽鼎云英全数吸入，融化成两道冰清玉洁的气流，流转全身！

“砰”，云大郎猛地撞上了我，我们同时向后跌去，我摔倒在地，他发出一声凄楚的呜咽，远远地飞了出去，掉进飘香河。

白云在河面上炸开，碎成一个个小白点，被夜风吹散。云大郎跌跌撞撞地浮在水上，浑身仿佛散架了，一直在哆嗦。

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只有我心里清楚，魔虎眼珠化成霜雪二气，破风碎云的奇异力量也随之流转全身。现在云大郎只要碰我一下，就会遭到反噬。

“云大郎，你死定了！”我威风凛凛地跃起，扑向云大郎，体内霜雪二气奔涌而出。

云大郎仓促闪躲，身上被霜雪二气沾到的地方顷刻碎裂，只剩下丝丝缕缕的

云絮连在一起。面对魔虎眼这样的天敌，他如同遇上猫的耗子，一筹莫展。

“轰——轰——轰！”我每击一拳，云大郎便被迫后退一步，我连击几百下，他连退几百步，被我完全压着打，一点没有还手之力。

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，不少人幸灾乐祸地挥臂乱叫。

水六郎不能置信地看着我，喃喃自语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”月魂也一头雾水：“怪事，怎么吃了魔虎眼也不会死？”

望着不住后退的云大郎，我只觉得意兴酣畅，痛快之极。要不是云大郎糊里糊涂解答了我的疑问，我早去黄泉天报到了，但如今他只有挨揍的份。扑到他对面，我一拳刚要击出，体内的霜雪二气陡然一滞，停止了流动，竟在这节骨眼上失效了！

我大惊失色，仿佛一下子从云端摔下地狱。幸亏我随机应变，拳头停顿在云大郎胸口，硬生生收住，气势汹汹的表情瞬间变成春风般温暖的笑容：“云兄，我们就算打个平手，到此为止可好？”

全场一片轰然，谁都看出我大占优势，现在突然罢手，都以为我手下留情，故意显示风度。云大郎浑身一抖，木然而立，他现在就是个支离破碎的云影，仿佛随时会消散。过了许久，他涩声道：“林兄不必替我美言，这一战，是我败了。”

水六郎不甘心地吼道：“大哥，你怎能这样认输？你还有一招必杀技没用啊！”

“就算使出来，最多玉石俱焚。魔虎眼已经融入林兄体内，我没有取胜的机会了。”云大郎平静地道，伸手一招，黑袍从河上飞起，湿淋淋地罩住了他。片刻后，云大郎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咬破舌尖，一口鲜血喷在黑包袱上，千千咒结立刻断裂了一小半，他一连喷出三口精血，气喘如牛，有些撑不住了，但所有的咒结被悉数破除。

我惊讶得睁圆了眼睛，原来这家伙有能力破开咒结，只是不愿大耗元气，才没这么做。

四下早就群情激昂，欢声雷动。海姬兴奋地跑过来，拉起我的手，笑得一脸灿烂。甘柠真瞥了我一眼，衣袖在额角轻轻一抹，几点深色的汗渍渗透出来。

“幸亏你头脑清醒，没杀了云大郎。”海姬凑到耳边，悄声道，“否则魔主找上你就麻烦啦。”

我干笑一声，心里有苦说不出。默察体内，霜雪二气又开始流动了，只是断断续续，会莫名其妙地停止。记得《霜雪转》里特别提到，需要一种叫射工的怪虫当

药引，才能完全炼成。莫非正因为缺少了射工虫，所以才造成霜雪二气一会儿灵验，一会儿失效吗？

云大郎默然半晌，忽地低叹一声：“林兄如果不介意，我先告辞了，大千城里还有许多要事等我安排。”停了停，道，“多谢林兄手下留情，没有取我性命。”

我洒脱地摆摆手：“咱们又没有杀父夺妻之恨，干吗拼个你死我活？友谊第一，比试第二！再说了，我对云兄一见投缘，一眼看出你是个好汉，怎么会随便下杀手呢？”

云大郎捧住黑包袱的手抖了一下：“林兄真是值得交的朋友，可惜，”话说到一半，又叹了口气。

如果他不是魔主的手下，倒值得结交一番。

“老大，地图还在他们手里。”水六郎森然道，“虽说单打独斗，老大你是败了，但魔主吩咐过，一定要拿到地图。”

蜃三郎点头附和：“个人胜负是小，地图关系重大，魔刹天所有妖怪的未来就指望它了。”他闪身来到我面前，笑道，“一别经年，小兄弟居然变得这么强了，不过魔虎眼虽然厉害，只对老大有用。接下来我陪你玩玩。”

土八郎狞笑道：“我和老六对付海姬，老四、老五、老七对付甘柠真，老大随时策应。”

除了云大郎留在原地不动，其余六个妖怪都围了上来，水六郎厉声道：“围观的人都给大爷滚开！大千城如今是魔刹天的地盘，谁要是不识抬举，别怪我们不客气！”探手伸出，一条巨大的透明水龙怒吼着飞出掌心，四爪盘旋，扑向附近的人群。

人群慌得四处逃散，一会儿工夫，跑了个精光。就连何平也抱着胡老糟的尸体，悄然离去。

“交出地图，一切好商量，我们也不愿和脉经海殿、碧落赋为敌。”蜃三郎和颜悦色地劝说。水六郎傲然嚷道：“就算是碧落赋，魔主也能铲平了！”

我双眼一瞪，摩拳擦掌：“动手就动手，谁怕谁啊？想要地图？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！”作势欲扑，胸口忽然一阵隐痛，和云大郎一战，我受的伤也不轻。

“你们这些妖孽喜欢找死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”海姬冷笑道，和甘柠真对视一眼，分别站在我左右两边，护住了我。海姬摸出金螺，甘柠真手按在剑柄上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

“林兄，”云大郎欲言又止，深沉的夜色中，妖怪们个个面色狰狞，洒落的星

桂花在飘香河上闪溅，又熄灭，愈发衬出他们幽暗的脸。旁人都走了，河水拍打着岸边的卵石子，声音清润而寂静。

就在这静静的水声，静静的对峙，静静的剑拔弩张中，突然有渺渺的歌声，如同河面上闪烁的流波，远远传了过来。

“有人天上来，歌成碧落赋。

朝起煮白石，空山放青鹿。

倦看镜花开，闲捉水月舞。

我欲乘风随，难觅云梯处。

翩翩少年郎，漫漫知北路。

有缘桥下客，无底舟上渡。

人事几度欢，黄梁一晌苦。

何求长生盘，滴得仙人露？”

歌声飘忽不定，伴着几声清越的琵琶，听起来像从后方传来，一会儿又到了河对面，仔细一听，似乎近在咫尺。我施展了顺风耳秘道术，还是听不出唱歌的人在哪里。

妖怪们面面相觑，土八郎骂道：“半夜唱歌，装神弄鬼！”

蜃三郎却闭上眼，摇头晃脑：“这首歌谣洒脱玄妙，暗含出尘的仙意，好诗，好诗啊！”

甘柠真嘴角渗出一丝淡淡的笑意，手松开了剑柄，曼声道：“柠真见过掌门师叔。”

阴暗的河岸拐角处，蓦地出现了一个翩翩贵公子，怀抱琵琶，洒然缓行，曼声而歌，紫色的长发明丽幽美，连夜色也被映出了华美的光彩。

我目瞪口呆，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美少年！眉目如画，丰神如仙，比甘柠真和海姬还漂亮！

“碧落赋的掌门？难道是公子樱——那个传说中最接近仙的人？”一个脸色蜡黄的妖怪颤声道，蜃三郎倒吸一口冷气：“听说他几年前闭关修炼，怎么突然来了这里？”妖怪们个个神色紧张，如临大敌般盯着对方。

贵公子一路洋洋洒洒走来，手指挥弦，风姿流离，神情皎皎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清玄的仙气，令人自惭形秽。

“闭关十年，公子樱风采依然，可能到了知微的境界。”海姬低声道，“真是天才！难怪在他弱冠之年，已经执掌了清虚天第一名门。”